

言情小说经典系列



情深路迢迢

(香港)岑凯伦著

情
路
迢迢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岑凯伦
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(黔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：杜培斌

封面设计：铁 它

情深路迢迢

岑凯伦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（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）

湖南广播电视报印刷厂印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8.5 印张 96 千字

印数：1—10000

1995 年元月第 1 版 1995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221-03677-2/I·697 定价：7.00 元

情深路迢迢

岑凯伦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内容提要

一段沉沦的畸恋，一个自卑的灵魂，黎天儿以为，今生她再也没有权利再爱了；然而，何云樵对她又反所愿的执着爱恋，却再度拨起她沉死心湖朵朵的涟漪……

1

窗外，细雨纷飞。

这绵绵密密、无声飘坠的雨丝好容易就勾起人无端的愁烦。

黎天儿倚在窗边，清丽灵秀的脸庞写满了忧郁无奈的表情。玫瑰花瓣似的红唇楚楚动人的轻颤着，而那双美丽灿亮的眸子里则盛满哀哀无告的浓秋，似有无尽的心事。

然而，这些忧愁凄怨都丝毫不损她那动人心魄的美。

突然，她的秀眉微蹙，不知怎地就连声叹息了。

怎么一回事呢？

她投递出去的第一篇小说，已教出版社给录用了，难道她不高兴吗？

为什么还叹气？是什么事情困扰了她？

她仰起脸，茫然地凝视着死气沉沉、深灰色浓云滚动的天空。望着看着，她的脸庞益发的显现出一种惹人怜疼的苍白。

方才过完二十一岁生日的她，一点也称不上老，何以她一副历尽沧桑的模样？

就算是出版社来了电话，要她前去签约、领稿酬，也激发不了她持续的喜悦；她也不不过在刹那间高兴了那么一下，心情随即恢复原有的忧黯了。

究竟是什么事令她心情如此严重的低落而无奈呢？

她害怕去探究。

“怎么了，天儿，想什么？”一个男声从背后飘来。

她微微吓了一跳，翩然回转过身，笑容可掬的丁冲立在面前。高大英挺的他刚从浴室出来，只在腰间随意地围了条浴巾，松垮垮地，仿佛随时都有掉落的风险。

“怎么不说话？”丁冲顺势搂过她，一面用手拉上了厚厚的窗帘，然后将天儿带往床沿，坐了下来。

他伸手捧着冰凉苍白的脸颊，仔仔细细地审视了一会儿说：

“你有心事？”

天儿心底的哀愁更浓更深，她垂下眼睫，不由地瑟缩了一下。

“什么事令你心烦？告诉我，让我来替你想办法，嗯？”丁冲的笑容隐敛，正色说道。

天儿并没有回答，只是把头埋入丁冲宽阔的胸怀

里，她用力地咬了咬嘴唇，心中极苦。怎么能告诉他呢？怎么说出口她全部的哀愁和心烦都是因他而起，怎么能够？

她忍不住潸然流下泪来。

她爱他，他也爱她。可他总对她说，他需要不停的刺激跟挑战，他痛恨受羁绊束缚，唯有不断去征服，他才觉得自己真正像个顶天立地的男人。所以他希望她如果真心爱他，就得接受他的爱情模式。

怎么？他以为他生来就该高人一等，别人都该听任他摆布，他可曾在乎过别人也有自尊心？也会受伤害？

他怎么还能心安理得、理直气壮，而且还沾沾自喜、引以为傲，认为自己在情场上很吃得开？

唉！他就是这样自以为是的大男人，就算他真拥有全世界，他也不可能满足的。认识他这么些日子，她知道，对他而言，钱怎么赚也嫌少，女人怎么玩也不嫌多……

而她，虽则目前被他所爱，但他心里明白得很，她不过是一个还未令他生腻的青涩女子罢了！

他对她的痴怜蜜爱还能维持多久呢？

丁冲挨近她的耳畔。“别想太多，天儿。”他的手落到她的腰际，不安份地游移着。

“唔，”她有点意兴阑珊地应着。片刻，她又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补了一句：“你不觉得和我在一起很闷？”

“当然不会。”他笑了。“你是我的最爱，明白吗？其他的女人，我都只是逢场做戏……”

“可是——”

“别再钻牛角尖了，我整颗心始终在你身上，你就别再怀疑我了，好吗？心爱的。”

他的话令她心头一凛。他的语气、他的态度、他的掌控，在在使她觉得自己永远也别冀望能去改变他。

天儿的心更苦、更涩、更冰、更冷了。

他的手轻柔的抚过她的背脊，熟练的就在去拉她背后的拉链。

她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滑溜出他的怀抱，离他坐远了些。

她泪眼迷朦的瞅着一脸不解的丁冲，挣扎着迸出一句话来：

“我——我们分手吧！”

丁冲闻言傻了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他用一种压抑过的声调问道。

“我们分手好不好？或许现在分手，我们还能好好的说再凶，省得日后反目成仇。”

“‘分手’？‘反目成仇’？”丁冲蹙着眉，无法置信的摇摇头。“嘿，怎么你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。”他根本就是不能接受她所说的话，而非不懂。

“我没有办法，我再也受不了这样支离破碎不完整

的情感。”天儿用手蒙住了脸，不能自己地哭泣起来。

丁冲十分错愕、震惊。但他毕竟是情场老手，马上靠拢过来，温柔的重新拥住她，安抚地说：

“别哭了，宝贝。你要我怎么做呢？和家里的黄脸婆离婚，给你个名份？”

“不！”天儿抬起满脸是泪的脸定定地望住丁冲，一脸凄伤欲绝的神色。“我怎么可能要你那么做？我只是想通了一件事，我——不该再沉溺这似是而非的游戏。知道吗？我已经快被那种强烈的罪恶感给灭顶了；让这不正常的一切结束吧！我知道你不会真的在乎我的离去，好不好？我们——分手？”

他沉默了。

他想不透向来温驯柔顺的天儿因何会突然失控？她看来很苍白、很悲伤、也很认真，他从来不曾见过她这样。

什么原因使柔情似水的她骤然巨变？难道——

“谁说法我不在乎？全世界我最在乎的人就是你了。我说过除非你有了结婚的对象——否则，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你自我身边走开。相信我，天儿，我是真的爱你。”他的语气甚是温柔，却有不容抗拒的坚定。

“何苦呢？”天儿悲叹，软弱无力的说：“我要的爱情，你根本就给不起，为什么还是继续这没有未来的畸恋？我早说过我们之间的一切，是我自愿，不要你

负任何责任，你也负责不起的，你懂吗？结束吧！再继续下去只有增添彼此的痛苦。”

“痛苦？”他更不解。

他略带不悦地研究她说的话，怎么她今天净说一些令他扫兴、糊涂的话，他真是被她搞得心烦意乱了。

这小妮子吃错了什么药？

“在这个时候，在这——地方，你何必净说些令人扫兴的话？”他简直无法忍受，又带点暧昧的说。

“是的，我很悲哀我们之间存续的方式就只剩一张床而已，我不喜欢这样，一点都不喜欢，你根本就不了解我的感受。”她憋着气说完，终于放声恸哭。

丁冲有些尴尬使他欲火稍降，暂时打住任何想碰解天儿的绮念。

他一言不发的往身后的床上躺去。

“天儿，你心里有话就告诉我呀！憋在心里不说，我怎么知道你怎么了，你刚刚大可拒绝答应进来，我又不是不讲理的人……，一星期没见面，我以为——我以为你也需要我嘛！算我自作多情好了！”他自嘲的笑了下。“其实，你早对我说明你的意愿，我也可以陪你去逛街购物，或者去丽晶喝咖啡啊——我怎么会不了解你呢？我们不过是缺少沟通，以后我凡事都征询你的同意，可以了吧？”

“没有用的，丁冲。”天儿努力控制自己沸腾的情

绪。“基本上，我们对这份感情所抱持的态度根本就是南辕北辙；你的爱情总是游戏，而我的爱情却是生命的全部。自作多情的人是我才对；可我想清楚了，我不能再这么傻一厢情愿下去了，我该为自己寻找出路。”

“什么？”丁冲抓住她的手肘，整个人由床上弹坐起来。“你不是认真的吧。”

“我是认真的，你……”

丁冲注视着天儿，脸色突然变得脸沉。

“天儿，你该不是认识了别的男人？”

天儿变了脸。

“我说中了你的心事，是吗？他抓紧她纤细的手，两眼咄咄逼人似要喷出火来。“这就是你想离开我的原因？”

“……”天儿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
丁冲就是这样，不肯面对现实，没有诚意解决问题，还自作聪明的妄加揣测，恣意论断别人。天儿觉得好累好累，和他——真是有理说不清，她充满了无力感……

“你无话可说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你把话扯偏了，这样我根本没办法和你谈下去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——没有别的男人？”

天儿气结的点头。

丁冲吁了口气，脸色、眼神均和缓下来。

“唉！算了，什么都别谈了，就当什么也没说过，答应我，不许再胡思乱想，OK？”

“嗯！”天儿心灰意懒的胡乱敷衍他。

她一迳哀伤地坐在床沿。

这一幕其实是预料中的事。现在，只不过是照着她脑海里预先所想像好的画面，照本宣科的演练过一遍罢了，她一点都不意外……，只不过她仍忍不住意冷、气馁。

丁冲一定只当她是在闹情绪吧！满以为他只要拿出平时对付女人的那一套——搂着她甜言蜜语、连哄带骗几句就没事了。

他可曾想过，她有脑子，她会思考，不可能永远任他掌控、摆布、愚弄、敷衍……

她是人啊！有尊严、有思想的人哪！

她该怎么办？

她居然令自己陷入了一个错误的、难以自拔的泥淖。

她居然会放任自己糊里糊涂地去爱一个处处留情、游戏人间的男人。

她一下子就全然丧失了再跟他说任何话的情绪。

丁冲见她安静下来，还道是她闹够了、回心转意

了。于是，极其温柔地扳回她的肩，堆了一脸讨好的笑容，雨过天青般的说：

“人要快乐，就别想太多，一切不都没事吗？只要我们彼此——‘相爱’就够了。”

天儿隐忍着，硬是挤出一个牵强极了的疲惫的笑，自然地把头靠他的肩窝上。

“你只要记住，我最爱的人是你就对了！”丁冲情欲高涨地把天儿压倒在床上，轻声低语着，同时迫不及待的狂吻着她。

又来了！天儿受不了的想。

这就是爱吗？为何她感觉到的是——他只想一次又一次的占有她、达肉欲之快而已。她根本无法和他沟通，他们之间只剩下肢体语言，其他的，已经愈来愈远了……

她好难过，真的好难过。

但觉自己似迷途的羔羊，已寻不着归去的来时路了！

天儿越想越绝望，泪流尽，然而万般哀痛却无边无尽地蔓延开来。

找不到未来出路又无力改变什么的她——突然很想让自己离开这个世界！

※

※

※

※

黄昏。

黄昏应该是很美的，尤其在海边。

斜阳欲坠，把荡漾的波光染惹成片片金黄灿亮。拂面的海风徐徐缓缓、清清凉凉，这样的时光是自在而惬意的。

但是，天儿是无心欣赏的。

她站在一块地势较高的岩石上，柔柔的海风像一只爱人的手，那样轻轻抚弄她的头发和脸颊。

此刻，她心里好空虚、好无助、好无助……

一场见不得光的畸恋，一条无法回头的不归路，她的未来等于已经被宣判了死刑。

她恨死自己的无用——酝酿许久，千辛万难才萌芽的丁点反抗之心，只消了冲不费吹灰之力的三言两语，便又像泡潮流般消失无影了……

想必她是无法与他做对的，又怎么有能力去改变他，更别提离开他了，他是她生命里的第一个男人呀！也是唯一的——是了，所以她所能做的唯有毁灭自己。